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
第九回 月夕燈宵萬花齊放 珠情琴思一面緣慳

話說魏聘才、李元茂回家時已三更，梅宅關了門落了鎖，四兒敲了半天，才有人來開了。兩人走到房中，聘才免不得將不小心丟銀子的話，抱怨了元茂兩句。元茂無言可答，各自安睡。到了次日，只得央了許順，借了□吊錢的票子，分作兩張，寫了一封信，叫四兒送與葉茂林，分給二喜、保珠。後來子玉盤問，聘才、元茂只推張仲兩請去聽戲下館子，卻將實情瞞過了。過了兩日，已是元宵佳節，李性全帶著元茂，到會館中吃年酒去了，聘才出去逛燈未回。子玉一人正在無聊，恰好梅進進來說道：「劉少爺、顏少爺、王少爺，請少爺出去逛燈，都在門口等著。」上玉稟過父母，梅進即叫套了車，雲兒跟著出來。仲清等卻在車裡等著，見於玉出來便下了車。劉文澤道：「如此良宵，千金一刻，我們趁著燈月，倒是步行好些，把車跟在後頭，回來再坐罷。」子玉道：「甚好。」四人慢慢的走，一路閒談，不多時就到了燈市。

一進燈棚裡，便人山人海的擁擠起來，還夾著些車馬在裡頭。子玉等在那些店舖廊下，慢慢地走。只見那些店舖，都是懸燈結綵，有掛玻璃燈，有掛畫紗燈，有裡頭擺著燈屏，有門外搭著燈樓；還有那些賣燈的，密密層層的擺著。幸喜街道寬闊，不然也就一步不能行了。還有那些人在門口放泥筒，放花炮，流星趕月，九龍戲珠，火樹銀花，鑼鼓絲竹，真是太平景象，大有豐登，因此人人高興，慶賞元宵。又見有一隊香車秀攆過來，也都開著簾子，丫鬟僕婦坐在車沿上，點著九合沉速香。那些奶奶們，在大玻璃窗內，左顧右盼。文澤、王恂等也各留神凝視，有好看的，有不好看的，但華妝豔服，燈光之下，也總加了幾個成色。四人走路也不能齊集，有些參前落後起來，約過了七八輛後，又有了幾輛接上前隊，便擠住了開不開。

此時子玉在前，剛剛被那車軸攔住，過不去，文澤見車裡一個少婦，生得頗好，打扮也□分華美，子玉恰恰的擠在車前，文澤見那少婦目不轉睛的看著子玉，見子玉倒低了頭，卻無路可走。見那少婦一手把著車門，將身子一鬆，伸出一隻腳來，正是三寸蓮鉤，纖不盈握。見他先盤了那邊的腿，然後將蓮鉤縮進，盤好坐了，那只纖手也就放下。見他對著子玉嫣然微笑。

文澤扯扯王恂的衣服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你看似為著庚香，要顯顯他的蓮瓣。」王恂點頭。仲清又在文澤後面說道：「焉知他不是為著你？」文澤笑道：「不像。」又低低的叫道：「庚香，那《施公案》有什麼好看，你盡望著那幾對燈。」子玉回轉臉來，卻與那少婦相對，見那少婦還在玻璃窗內看他，頗覺不好意思。

一會兒車才開動，文澤見那車沿下，掛了一個小洋燈，畫著兩個如意，一面寫著四個小字是：起盛號潘。後頭又是一輛。

也是一個少婦，卻生得奇醜，堆滿了一臉黑肉，塗起粉來，雖然晚上，也看得是紫油油的，打扮倒各樣的講究，還在裡頭抹巾障袖的做作。文澤看他燈籠上貼著一個「花」字。開動車，接著過去了。四人又逛了幾處，街道又窄小起來。文澤對子玉道：「方才這個少婦，那樣顧盼你，你也不回個情兒，倒只管看那舊紗燈，什麼意思？難道那樣少婦，還不足以當一盼麼？」

子玉笑道：「我沒留心他，他也不曾看我，是物色你們的。」四人說說笑笑，又看了幾處燈。

只見一群婦女，也是步行，結著隊亂撞過來。四人看這婦女們有□幾個，有網衣的，有布服的，有頭粉面，嘻嘻笑笑，兩袖如狂蝶穿花，一身如驚蛇出草。他也不顧人好讓不好讓，直擁過來。內中一個想是大腳的，一腳踏來，踏著了王恂靴頭。

王恂一隻新皂靴出了半邊，被他踏得很重，說不出來，覺得這一腳就有三□多斤氣力。王恂急忙讓開。又見一個三□歲一個婦人，身量生得很高，穿著雙高底鞋，眼望著燈。腳下踏著了一塊磚，身子一歪，幾乎栽倒，恰拾碰著子玉，他就把子玉的胸前一把揪牢，才站穩了。子玉倒幾乎跌下，唬得心中亂跳，正不知他是何緣故。那人放了手嗤嗤的笑，一齊擠了過去。聽得有個婦人說道：「這些爺們實在可恨，睜著大眼睛瞧人，難道他家裡沒有娘兒們的，故意擋了路不讓人走。」仲清等聽了大笑。王恂道：「真晦氣，被他這一腳，踏得我很痛，他還說我們擋了路看他。」子玉方定了神，說道：「我方才被這一揪；真唬殺我。我當他認錯了人，不要動手打起來，這不是晦氣？不料婦女中，竟有這樣蠢材。較起才見的車中人，真又有天壤之隔了。」文澤哈哈大笑道：「不上高山，不見平地。你原來是皮裡陽秋，暗中摸索。那個車中少婦，得你這一贊，也不枉他顧盼多時了。」子玉也覺微笑，又道：「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逛，路又難走。不如坐車回去罷。」王恂道：「早得狠，回去也無甚意思。」文澤道：「我們到怡園去看燈罷，還聽得有好燈謎，去猜幾個頑頑也好。」子玉道：「我不認得主人，既是晚上，又是便服，如何去得？」仲清道：「這倒不妨。徐度香這個人，卻是我輩，全不在形跡上講究的；況且他園中，還有蕭靜宜，更是個清高滿灑的人，就去逛逛，倒也不妨。」三人都要去，子玉也中得同去。於是各上了車，書童跨了車沿，望怡園來。

約有二里路，過了南橫街，到怡園門口下了車。只見一帶都是碎黃石砌成的虎皮園牆，園門口是綢子紮成的五彩牌坊，只空出見方五尺「怡園」兩個大字。下掛著四盞一串八行五色畫花琉璃燈。進了園門，屋內八扇油綠灑金的屏門。靠門一張桌子，圍著六七個人，在那裡寫燈虎字條。旁邊一張春凳，擺著些荷包、花炮，及文房四寶，預備送打著的彩。正中間頂篷上，懸著個五色綵綉百褶香雲蓋，下掛一盞葫蘆式樣玻璃燈。

再進裡邊，卻是三面欄杆，靠牆一個方亭子，塘上一盞扁方玻璃燈，上貼著許多字條，底下圍著一簇，約有二□來人。走上亭子臺階，卻已看見迎面寫著八個燈謎。仲清將要看時，只見怡園的家人上來請安，說：「少爺們何不到裡邊逛逛？」文澤即問他主人，那人說道：「我們老爺在外赴席未回，蕭老爺在家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們猜了幾個燈謎。再進去不遲。」於是同看第一個是：「雙棲穩宿無煩惱，認得盧家玳瑁梁。」下注《禮記》一句。子玉正在思索，只聽得王恂問仲清道：「這可是知其能安，燕而不亂也？」仲清道：「只怕是的。」再看第二個是：「任他萬水千山遠，雁帛魚書總得來。」下注《易經》一句。仲清道：「這個真是『行險而不失其信』。」子玉道：「那第四個『落花生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』打一字的準是『倆』字。」文澤道：「這第七個『荒村雨露眠宜早，野店風霜起要遲。』兩句打古人名，想是『息夫躬』。」子玉道：「不錯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們去報罷。」仲清道：「我們索性把那四個也打完了，再報不遲。那第二個『鴉背夕陽明』，打《禮記》一句。必是『日在翼』。」子玉道：「那首七律打古樂府八題的，第一聯『記得兒家朝復暮，秦淮幾折繞香津。』準是《子夜》與《金陵曲》。」仲清道：「第二聯下句『月影偏嫌暗風塵』是《夜黃》，那上句『雨絲莫遣催花片』不知是什麼？」

文澤道：「或者是《休洗紅》。那第三聯是『長夜迢遙聞斷漏，中年陶寫漫勞神。』必是《五更鐘》、《莫愁樂》。」王恂道：

「第七句『鴉兒卅六雙飛穩』不消說是《烏生八九子》了。」仲清道：「末句『應向章臺送遠人』，大約是《折楊柳》。就是第五條『降生辰巳之年』，打《詩經》一句，及第八條『不著一字盡得風流』打《唐詩》一句，猜不著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有人問道：「降生辰巳之年，可是『維雌維蛇』？」園門口的人回說不是。文澤道：「不要給人搶去了，我們去報罷。」大家走下亭子。子玉道：「那首《詩經》的，我已想著了，必是『不屬於毛』。」仲清道：「很是。這句實在虧你想。」

王恂道：「那打唐詩一句的，不要是『殷子正書空』？」文澤道：「且報一報試試。」大家到園門口，一個個報去，裡頭都答應了「是」，就是末後一個沒有猜著。王恂道：「自也詩無敵。」裡頭也答應了「是」。只見一人又拿了一盞燈出來，將先掛的那盞燈換下。見屏門後頭走了出一個人來，子玉見他有三□來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氣體高華，穿得一身雅淡衣服，閒閒雅雅的過來。

見文澤、仲清、王恂三人一齊迎上前來，稱呼他為靜宜先生。那人與三人見了禮，又向子玉作了個揖，子玉連忙還禮。

文澤即對蕭次賢說道：「這位是梅庚香，是當今無雙士。靜宜先生沒有會過麼？」次賢道：「今日識荊，實為萬幸」便請四人進內，於玉道：「今晚便服，未免不恭，容另日專誠晉謁罷！」次賢笑道：「庚香先生，當今名士，不應瑣瑣及此。況主人也不在家，我輩聊以聚談，切勿拘以禮節。」子玉難以固辭，只得同著走出亭子，兩旁卻是□步一盞的地燈，照見一塊平坦空地，迎面不

遠，就是很高的峭壁了。峭壁之下，一帶雕窗細格的五間卷棚、簷下掛著一色的二□多盞西香蓮洋琉璃燈。次賢讓進屋內，分賓主坐下。與文澤、王恂、仲清都是認識的，單與子玉敘了些傾心仰慕的話。子玉見他出言有體，舉止不凡，也知道是個名士，便也頗為淡洽。談了一會，用過了茶，有書童從裡間出來，送出一分一分的燈謎彩來，擺在桌上，是些湖筆、徽墨、端硯、雅扇之類，惟有子玉所猜的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」的彩最重，是古錦囊裡的瑤琴一張。子玉見琴忽忽如有所思，因見彩禮過重，與仲清等再三推卻。次賢問道：

「這琴是庚香先生猜著的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是小弟胡猜的，斷不敢當此厚贈。」次賢道：「這是園主人為杜玉儂而設，另有深意，幸勿見卻。琴後尚須鐫銘，俟鐫好再行送上。」說畢便令小廝，仍將瑤琴抱了進去。其餘彩禮，交給各跟隨收存。原來琴言因制燈謎時，喜誦「落花人獨立」這一聯，度香隨囑次賢，以詞意為琴言寫圖，所以這燈謎即以琴作彩，原是在於遊戲之中，寓作合之意。非但子玉不知杜玉儂為何人，就是仲清、文澤等也未能悉。大家問時，次賢不即說明，答以久後必知。

閒談了一回，仲清說起都中值此試燈時節，可惜無南來巧燈，殊為減色。

次賢道：「諸兄要看燈麼？也容易，雖非來自南邊，卻還不俗。」便令小廝引道，沿著峭壁，走有一箭多遠，卻是一層層的石蹬，上了三□餘級，轉了峭壁，後面就是一個白石平臺。

中間團團的一個亭子，那窗子都是用內凹外凸的整玻璃鑲成。

走進亭內，地下鋪著絨毯子，中間一張大圓桌，周圍都是扇面式凳子，拼起來，剛剛扣著桌子一個圈兒。仲清等因是夜天氣不寒，就在外面回闌上坐著，小廝們抬了些圓茶几來，每人面前一張，送了茶，仰觀淡月朦朧，疏星布列；俯視流煙淡沓，空水澄鮮，頗覺心曠神怡。遠遠望去，只見回巒疊嶂，飛閣層樓，隱隱約約，看視不明，尚未見一盞燈火。忽見亭子前面太湖石山洞，一對明燈照出一雙玉人來。走到面前看時，一個是袁寶珠，一個是金漱芳。仲清問道：「你們藏在那裡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們在前面小船室下棋。」文澤道：「相公阿曾點個隻眼？」寶珠、漱芳都笑了一笑。座中就是子玉不認得，那日雖見漱芳的《題曲》，也是上妝容貌。此時看他骨香肉膩，玉潔晶瑩；寶珠亭亭玉立，弱不勝衣，便想道：「這兩個姿色似可與琴官相並，但不知性情何如。」正想著，猛聽得臺下雲鑼一響，對面很遠的樹林裡，放起幾枝流星趕月來，便接著一個個的泥筒，接接連連，遠遠近近，放了一二百筒。那蘭花竹箭，射得滿園，映得那些綠竹寒林，如畫在火光中一般。泥筒放了一回，聽得接連放了幾個大炮，各處樹林裡放出黃煙來，隨有千百爆竹聲齊響，已掛出無數的煙火：一邊是九連燈，一邊是萬年歡；一邊是炮打襄陽城，一邊是火燒紅蓮寺；一邊是阿房一炬，一邊是赤壁燒兵。遠遠的金闌鼓驟，作萬馬奔騰之勢，那些火鳥火鼠，如百道電光，穿繞滿園，看得子玉等目眩神駭。

文澤想道：「可惜無酒，負此花燈。」聽得次賢說道：「如此良夜，諸兄何不小飲幾杯。」即吩咐取酒來。不一會，小廝們取了四壺酒交給寶珠、漱芳，走到各人面前，將茶碗撤去，把茶几揭起了一層蓋子，便是一個鑲成的攢盒，共有□二碟果菜，銀杯象箸都鑲在裡面，□分精巧。寶珠、漱芳都斟了酒，次賢說：「請！」大家淺斟細酌起來。酒過數巡，臺下雲鑼一響，四處的煙火放完，只見各處樹梢上顛巍巍的掛起無數彩燈來，有飛禽，有花朵，錯錯落落，越添越多，不一時，周圍四面約有數千。樹上的燈都點齊了，地上又舞出幾百片彩雲燈來，五色迷離，盤折回繞。鑼聲響處，舞出一條金龍，有□數丈長，飛舞如真龍一般。少頃，神仙洞裡舞出一條青龍，接著又是一條白龍，那樹林裡舞出一條烏龍，煙火光中，又舞出一條火龍，都是□餘丈長，滾成一處，數□面鑼聲，鬧得像驚濤駭浪，變幻煙雲，甚是好看。又滾出幾□個大大小小燈籠，在那雲龍中間滾旋，引得那五條龍張牙舞爪，天矯攫拿，看得眾人個個出神。

忽見怡園家人上前說道：「史少爺來了！」大家起身看時，只見兩人扶著史南湘，踉踉蹌蹌，一步步的踏著石蹬上來。

將到臺前，便霍然大吐起來。

吐了一會，搖著頭，喘吁吁的在臺前站住，指著眾人道：

「你們好，你們好……」便說不出來，小廝先拿了一碗溫水與他嗽了口，又說道：「你們好樂！」仲清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歇歇再說。」扶上亭子，他就坐在地下，寶珠等上去見他，他把頭點點。文澤道：「你在那裡喝得這樣？」南湘又搖搖頭。寶珠到次賢耳邊說了幾句話，次賢命小廝去拿了一個小小的金盒子，取出一丸藥來，放在碗內，用開水化了，遞給寶珠，捧到南湘身邊，彎了腰給他喝，南湘搖頭不要。寶珠道：「這是醒酒湯，喝了就好了。」南湘心裡明白，把湯喝完，閉著眼道：「我醉欲眠君且去。」便放身欲睡。次賢恐著了涼，便命家人扶他到後面小座落裡炕上去睡，扶了南湘進去，把門帶上。子玉問次賢這是什麼丸，次賢道：「這是度香自制的，任憑喝得爛醉，只須一丸下去，宿酒盡消，且補元氣，名為仙桃益壽丸。」

不多一會，只見南湘已開了門走將出來，說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幾作了劉玄石一醉三年，險些兒被人埋在地下。」仲清道：「你酒已醒了，還說醉話。」漱芳已擰了一塊濕手巾來，南湘擦了臉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眾人皆笑，次賢笑道：「竹君，這是黃鶴樓，你怎麼認不清了？」南湘近前一看，狂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靜宜也在這裡，你們到底幾時來的？」眾人聽了又笑，寶珠、漱芳拉他到亭外看了一會，南湘方知道是怡園，細細一想，便又大笑。將要問時，忽然滿園的金鼓盈天，爆聲大發，風馳火驟，聲勢駭人，四面八方，百獸齊集，盡是五色綢紗糊的，彩畫得毛片逼真：一邊馳出一隊象燈，一邊馳出一隊虎燈；一邊馳出一隊犀牛，一邊馳出一隊獅子；還有黑熊、白兕、赤豹、黃羆，奇奇怪怪，約有數百，足下都有四個小輪，用人拉著飛跑，鼻裡生煙，口中吐火，覺得如雷轟電掣，地塌山崩。看得子玉等神驚廣粟。這邊百獸，那邊群龍，合將攏來，黑霧沖天，火光遍地，大有赤壁鏖兵之勢。鬧了好一會，猛聽得一聲響，半天裡放起一個九子炮來，只見地下火光一散，如穿梭一般，霎時滿園寂寂，不見一燈。眾名士齊聲喝采道：「真有天地化工，孫吳兵法之妙，我們皆目所未見。」仲清道：「今日舞這一會燈，我算起來，至少也有一千餘人。這園裡那裡來這許多人？」次賢道：「若盡用人，自然就多了。這五條龍燈是盡用人為，那些百獸與彩雲都用輪子展動，一人能頑得好幾個。以獸牽獸，就要明白進退疾徐之節，也是預先操演的。」

今日所用大約還不滿二百人。」眾名士盡皆歎服。次賢讓客下山，到個寬大地方小憩，大家未便就散，只得隨著他下了山。

穿過幾處神仙洞，依著樹屏竹徑，走到一處是梨花園，次賢讓客進內。也過了幾重門戶，進了朝東五間三明兩暗的西洋房。此中點綴得甚佳，琴牀畫桌，金鼎銅壺，斑斑可愛。正中懸著一額，是屈本立寫的「宜春閣」三字，一邊是陸素蘭寫的幾幅小楷，一邊是袁寶珠畫的幾幅墨蘭，中間地上點著一盞仿古雞足銀燈，有四尺高，上面托著個九瓣蓮花燈盞，點著九穗，照得滿屋通明。一一坐了，次賢道：「我們何不再飲幾杯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在亭子上已飲多了，可以不必酒了，倒是清淡罷。」南湘道：「我今日的酒不曉得怎樣醒的？」寶珠道：

「我們今日醒眼觀醉。倒也有趣。」南湘道：「瑤卿，我記得你還灌我一大碗酒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人醉糊塗了，到底飲了多少酒來？」南湘道：「今日我同高卓然、張仲雨，帶了王靜芳、李佩仙在酒樓上飲了一天，也不曉得有多少，他們都醉得先走了。我送靜芳回去，順路到庸庵家，問知出外逛燈，我也去逛燈。也不知趕車的什麼意思，就拉我到這裡，園門口的人說你們在裡面賞燈，就扶了我進來。」一面說，就懷裡掏出一團燈謎字條，大家看時：一個是「春風一曲費纏頭」，一個是「馬兒快快隨」，都打戲名，一個是《賞秋》，一個是《趕車》。寶珠對漱芳笑道：「你的一個，我的一個，都被他猜著了。」南湘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做的。」即對子玉道：「庚香，此二君何如？你看他們的相貌、才藝，你評評，還是我說謊的麼？」又指著兩邊的書畫道：「你再看看，這是瑤卿畫的，那是香呢寫的，你看外邊那班假名士，能夠如這班真相公嗎？」

子玉笑道：「小弟早已認過，吾兄尚還刻刻在心。」南湘道：「以後你們這一班，見我們不許請安，只許稱號，如違了要罰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倒與度香、靜宜一樣脾氣，就是這樣便了。」王恂道：「庚香，你看這瑤卿，與你去年戲園所見的怎樣？這真偽可能相混麼？」子玉笑道：「瓦礫豈可稱瑤珠玉？那個名字，叫他改了才好。」寶珠不解，便問王恂，王恂就將去年所見保珠，

子玉聽錯的話說了，寶珠嫣然而笑。

於是漱芳拉了王恂下棋，文澤觀局。子玉同寶珠看那墨蘭，贊不絕口；南湘、仲清、次賢同坐在醉翁牀閒話。南湘道：「靜宜兄，還記得『只有酒狂名下士，醉吟許上岳陽樓』佳句否？」

次賢道：「那裡及得『只恨仙人丹藥少，不教酒滿洞庭湖』名句足傳。」仲清道：「若教酒滿洞庭湖，只怕史竹君早已醉死了。靜宜先生，明日可與他寫個竹醉圖。」次賢點頭微笑。子玉乘他們說話時，悄悄的問寶珠道：「這兩天可曾見你們同班的琴官？」寶珠聽了，把子玉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「你同琴官相好麼？」倒把子玉問住了，很不好意思，只得答道：「向未交接，不過聞名思慕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如今不叫琴官，改名為琴言，今日可惜遲來一步，度香帶他赴席去了。」子玉心裡想道：「我與他直如此緣慳，要接談的福分都沒有。」一面想，怔怔的看著寶珠，寶珠也怔怔的看著子玉，四目勾留，都出了神。劉文澤一回頭看見這光景，輕輕的向子玉肩上一拍道：「瑤卿好不好？」子玉當是問琴言，便道：「他的《驚夢》這一齣，直是天上神仙。」寶珠（享單）然一笑。子玉回想過來，自知所問非所答，幸而話未說錯，隨同文澤走到南湘這邊來。仲清問次賢，可有好燈謎被人打去？次賢道：「就是昨日有兩封情書，被一個少年猜去，適值我有事走開，沒有問得這人姓名住址。」仲清向次賢要出那兩封情書底稿來，同著眾人看時，一封是藥名，一封是花名，只見上寫著：小億去年，細辛。金閨款聚，蘇合。黃始笑指，牽牛。油壁香迎，車前。猥以量斗之才，百合。得逐薰衣之隊，香附。前程萬里，梅覓封侯，遠志。瘦影孤棲，猶思續命，獨活。問草心誰而主，王孫。怕花信之頻催，防風。雖傅粉郎君，青絲未老，何首烏。而侍香小史，玉骨先寒，腐婢。惟有申禮自持，防已。殘年獨守，忍冬。

屈指瓜期之將及，當歸。此心茶苦之全消，甘遂。書到君前，白及。即希裁答，旋覆。五月望日，半夏。玉瞻肅衽，白斂。

子玉道：「好個春燈謎面子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最愛傅粉郎君一聯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這裡只有庚香算得傅粉郎君，你愛他麼？」寶珠笑了一笑，子玉倒臊得臉都紅了。再看那封回書是：尺嫌傳馥，素馨。芳束流丹，刺紅。腸宛轉以如回，百結。歲循環而既改，四季。億前宵之歡會，夜合。帳祖道之分飛，將離。玉女投壺，微開香輔，含笑。金蓮貼地，小步軟塵，紅躑躅。一自遠索長安，空憐羞澀，米囊。遲回洛浦，乍合神光，水仙。在卿則脂胭粉奩，華容自好，扶麗。在我已雪絲霜鬢，結習都忘，老少年。過九□之春光，落英幾點，百日紅。祝大千之法界，並蒂三生，西番蓮。計玉杓值寅卯之間，指甲。庶鈿盒卜星辰之會，牽牛。裁成霜素，剪秋羅。欲發偏遲，徘徊。

二月□六日，長春。寅刻名另肅，虎刺。仲清道：「這兩封情書，就不是燈謎，也香豔極了。況且隱藏藥名、花名，恰切不移。這猜著的人，真是個絕世聰明人了，可借不知是誰？」文澤道：「這兩封書，都是靜宜先生的手筆麼？」次賢道：「那封原書，是度香的手筆。」說著，王恂已經下完了棋，倒輸了漱芳三子。子玉因夜色已深，隨同南湘等告辭；子玉並說度香來園，先為致意，改日專誠再來的話，次賢答應著，送出各人上車而散。再聽下回分解。